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張同履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七

藝文志十七 傳

王弼傳　　晉 何劭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

粥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粥嘆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黄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粥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粥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粥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粥通儁不治

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忱代黎弼遂不得在
門下晏為之嘆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
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横為當時所推每與
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
理樂游晏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
晏自然有所拔得多也晏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
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
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

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頴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顔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

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難已定乎胸懷之内然而
隔蹐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顔子可
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畧致有理統著道畧
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
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
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黄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
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
十四無子絶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嘆者累日

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兵部尚書蔡公傳

宋 歐陽修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立為學初作詩已能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大驚謂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及讀公賦嘆曰此宰相器也時制貢士當賜第一者必召

其高第數人並見采擇其材質然後賜之及公入見
衣冠偉然進退有度上大喜謂寇準曰得人矣亟賜
第一初拜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
喜以察為名公濟之以寬民賴之踰年通判濰州有
告刻偽税印為姦利者已踰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
人公嘆曰盡民之情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
是為政者之過也為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天禧
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悦公居

數月不得召上素知其名遣使召試拜著作郎直集
賢院階宣德郎勲騎都尉判三司賜緋衣銀魚遷左
正言階朝奉郎勲上騎都尉仁宗即位遷右司諫時
丁晉公用事欲邀致公公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
公皆以忤晉公見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知遇至此
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懼也及丁敗公得不累未
幾同修起居注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金
紫改三司户部度支二副使轉勲輕車都尉權給事

中奉使於遼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事會靈宫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太后修景德寺詔公為記時宦者羅崇勲主寺事陰使人謂公曰善為記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崇勲怒讒於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為西京留守改密州遭歲旱奏除公田糧數千石弛鹽禁使民得貿易以救其饑東人賴之陞南京留守進爵侯増邑户五百階朝散大

夫詔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遷給事中勲護軍增邑五百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召百官賀公曰天子至聖始躬親萬幾豈宜女后相繼稱制太妃卒不預政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遣三司小吏訊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召公覆治公以為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荆王危疑之心奏疏數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

乃可其奏止咨數人而止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食
邑五百南海部人為其長所虐自歸者八百餘人議
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公獨以為去殘酷而歸有德且
以求生宜納之荆湖賜以閑田使自營種令縱却之
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
其後數年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宣桂以西皆驚
朝廷頗以為憂景祐二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賜
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

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自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潰壅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果無患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牽畏而恭謙退未嘗自伐縉紳倚以為重三年頻表解職不許明年以戶部歸班改賜推忠輔德功臣勳上柱國寶元二年四月以疾

卒於官公平生喜薦士如楊階郭勸王隨龎籍段少連皆所拔擢卒為名臣為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寛大沉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涖官行己出處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

李節婦傳　　元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

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娶馮氏生子仕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沒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責敛釧質衣服權厝二喪於山陰蕺山下獨攜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紝為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公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為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

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咨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叅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孛术魯翀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爲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於朝請褎異焉其子仕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

其二喪攜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鮑孝子傳　元　楊維楨

孝子山東鄒平縣人名興字雄飛姓鮑氏其外太祖張公臨至元間由邱園官至祭酒布衣時讀書長白

山中因以自號至今鄉人呼長白先生門人顯者為
狀元張夢臣中丞張朴大參張誠李憲等凡數十人
興父幼育外家及聞長白公遺風濡染其流澤以奇
童稱長掃除貴家子弟紈綺習勅身修行以讀書問
學為務至正間隨父宦遊淅上值兵變潛難於淞輙
詭名氏逐時以事轉貨母王氏病罄資求名醫母喪
三年守墓不入私室哀毀形骨文人不堪其難三年
服闋復理轉化術慮其父缺左右侍置大艘舟一具

搨擋家物共載父隨寓為家父名隱字起之浮游湖海因取先裔元真子漁柴號漁樵主者鐵史曰陶朱公端木氏皆用世之才不幸仕亂世有不能周身者輙退而積居與時逐然未聞二子孝而克養其志於父者也史氏載貨殖具四德曰仁曰智曰勇曰斷鮑孝子之轉化吾知其仁矣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乎鮑孝子之仁豈直施於貨殖而已哉

孫孝子傳

明　宋濂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濰邑人祖明父休世為州吕

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

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猷恒取以為則年及壯用推擇

為寧海州吏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

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庵廬其側

籍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

聞人為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

掬雪頮面輙詣墓前拜父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甚

或勸其還哭而不對閭師韓泰亨帥閭巷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擕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遥問曰暮夜欲何為戴嘆息而去以為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以復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鬚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效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有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為儒今擢禮部主

事云史官曰李璮據益都孫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童也易之明夜遁伥伥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孫明如其言走圍堤鹽湯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充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孫明不得相向哭忽燈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反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起視之乃孫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孫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

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李于鱗傳　　明　王世貞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為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産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緝纑不足以資

修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執師爲之遜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髫齓交晉江王愼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儁居多又明年授刑

部胥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之學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于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在森如也吾擬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

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葢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歷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徧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為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

西司郎中曹事寖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輙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贄不為名計出曹一羸馬蹩躠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吴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

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送迎道事嚴客眷韝鞠膝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脱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晶晶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

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
媮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漕輸京
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北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
沙河邯鄲界中寛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
衝又移廵司黄榆嶺為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
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
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
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韙之滿三載贈父寳如于

鱗官母張為太恭人尋擢陜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陜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幾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齊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

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所
涸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旌屏息巷左納
屨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謟
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閒時徐中行亦罷
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
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脛而走
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
小兒揚德祖吾其季孟閒哉而世貞則抱損不敢以

鷹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廵撫伺于鱗間廼起之
爲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
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嘗視
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叅政奉
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
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容
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
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

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發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烺烺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元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鱗也籍令臺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顔烈女傳

明 徐宗孔

按烈女顔氏乃復聖六十四代孫弘素之女節婦孔氏之孫女也生而貞静稍長寡言笑端舉止每聞談貞烈者則躍然賞反是者則艴然怒而松栢之槪冰霜之守天定之矣六歲許聘至聖裔生員弘繡之子聞訓至萬歷庚戌訓年十有八而女亦及笄矣訓於五月歿於時疾女聞之悲痛幾絶欲素服躬弔焉意在殉夫也時泗水泛漲弗克遂寢食俱廢骨立形銷

其父若母惶懼囑其姑與婢朝夕防之每於夢寐中聞其言曰爾去矣父母何賴我將何適六月朏覩月没遂泣嘆曰曷不能與汝同乎既有媒氏為之議婚女聞之輙反袂掩面泣且詬逌姑與母諭之曰爾未入孔門别適何傷且今所議郎貎家貲百倍於孔何不自慶反增悲怛女涕泗交下曰焉有女從二氏者乎此身業許孔矣訓在即丐乞甘之訓亡亦止以身殉之耳倘背訓他適即富貴終身何以對訓于地下

恥我祖母之不改醮者亦未為是矣母為之語塞猶
與其或徐移也一日母以肉餅啖女女凄然不食母
怒擲於地曰汝受伊家何恩而執迷至此女恐拂母
意佯受之投密室中後掃除乃得之女苦已志之不
得伸也強解悲容母防漸疎越數日母與弟生員孔
弘璠共酌頃刻驚尋則已闔西房門自經於梁上矣
嗚呼烈哉其忠臣之肝胆義士之操持也與宗孔距
素居六里許烈女赴義時以暑疾伏枕未悉也逾數

日躬弔焉始得其詳如此云及遡其源祖母生素九日而夫逝年未三旬孀居勵志竟以烈終烈女從禒與共寢處其薰陶者深矣而天植之貞性固不可泯也夫死烈也死未醮之夫貞也悼夫亡而憐翁姑孝也不以貧富動其心義也以不事詩書之女子視死如歸就義從容殆與厥祖魯公兄弟耿光相映矣事關風化不忍湮沒故摭其行實以俟觀風者采焉

是月也復有涂文蕙之女年十九歲而歸孔彥鳳之

子承詎詎年二十一而卒氏號泣數日乘夜縊於夫之柩前三日殮而色不變邑大夫士庶聞而異之言於縣因轉之諸上臺共奬之亦與烈女並響齊驅矣旬日間烈女烈婦共耀魯天倘亦聖人遺化猶存人心歟於戲豈偶然也哉

張宏山先生傳

明　孟秋

先生世家茌平初為諸生從中溪顏先生游獲聞良知之旨欣然有得輙以斯道為已任中溪歸會者落

落先生結草廬於十里之園銳志力行樂孔孟之道而邑人士師先生若趙維新輩甚衆先生見益徹行益純令望日遠恩邑王見虞阿邑陳鐵峰諸公翕然宗之而山東興起者益甚衆是時波石徐公乃得心齋之印而接統於陽明者適恭我東藩先生諸友往從之聞天聰明之說而良知之學益進先生學既有得日與遠近同志聚樂不倦嘗曰天地間只有此是其欲罷不能之時乎乙巳夏秋得領先生教明白簡

易精透直截遂受學焉先生教之每曰學先透性透得此性只是順性此外無學蚤歲論學嘗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便是天聰明若有一毫作好作惡便非天體其論著察則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乃天體流行何等著察也洎中歲論學則曰世之英傑始於知其可而為之知其不可而不為只一知字便屬在我而非天然之知惟不知其可而所為自可不知其不可而

不可自不為斯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斯謂之良斯為
孔子之學以至克己復禮之說形色天性之說功夫
本體之說諄諄發所自得載之教言者可稽也嗚呼
先生之造深矣言約而義精學正而道大擴先儒所
未發者時海內理學若近溪羅公穎泉鄒公相與考
證莫不信服兩建書舍以風四方而來學者日以濟
濟先生之道亦既見於時矣惜其厄於所遇而不得
大展其學於天下也先生平日不作詩不談禪不用

術士不事著述樂志有光風霽月之懷應事有閒雲
流水之適和而莊恭而安孝友孚於宗族忠信重於
鄉閭化教僅行於一邑聞望實隆於四海此先生歷
行之大端非小子所能盡述者也嗚呼哲人既逝儀
刑日遠瞻望弗及予將安歸悲夫先生姓張名後覺
字宏山

孟我疆先生傳

明　孟化鯉

有明隆萬間有真儒曰我疆先生名秋字子成姓孟

氏山東茌平人徙居安平鎮生而高朗清貞專意聖學嘉靖乙巳年二十一聞其邑宏山張先生講王文成致良知而大悅於是偕趙暹輩執弟子禮隆慶己巳膺恩選是時督學爲安成鄒穎泉善而太平周訥谿怡亦僉憲東土兩公講學貢院先生雖諸生多所問辯且發明天地萬物一體甚透兩公稱其不凡既入太學鼓集天下士講天仙菴是年鯉亦遊太學一見先生遂契合而先生學日益進嘗曰道須卓悟學

貴真修明年庚午舉順天鄉薦先是春月囊橐垂罄或餽之金或餽之粟帛皆不受獨不拒鯉曰我與君契合不足且向君索之而取予不苟亦可槩見辛未成進士授昌黎知縣昌黎兩經大創為之極力拊摩所厝施皆保障百年不為一時苟且之計瘡痍漸瘳逋民千百餘家皆聞風還業嘗出郊見盲者廢疾無依者惻然牧養之隣封至則寓書其丹為之養有謂迂者公正色曰我非渠父母邪六載政務實不求人

知而又不阿事上官其轉也僅得廷評故事入京有
書帕先生獨無且前在吕黎兩入覲皆無于是峻卻
餽遺惟留心平反暇則集所知談學靈濟宮雖以是
見嫉於人然名亦以是大著己卯改職方主事管山
海關時法久頹秉政者簡才守者得先生以往且奏
給特勑蓋前此未有也至則榜禁城社胥吏關政肅
然先是關民出入夾帶逋戍為利藪至是譏察有法
輒造飛語又先管關者額取遼商踰限去先生時縮

職方篆御先生彤巳也間謁政府進冷語曰山海須一郎中往政府笑曰在人豈在官有如郎中呰窳縮朒奚殊王事乎雖未是其言然巧詆之矣辛巳京察卒以詆當外調衆譁然不平先生不少芥蔕或諷之揭白宰執則曰吾不逢人以弭謗亦不申揭以白心聽其所止而休焉俟代至七閱月闕政肅然識者嘆服是年遂乞致仕既還里日端坐家南草堂閒覽古今多所著述且對時題詠灑然而樂有曾琹顏琴意

趣詳具里居稿理學辯疑及村居雜詠錄是名日益著士大夫道安平者必求一見為快甚至依依數日不忍去而先生則絶意仕進矣甲申撫按疏薦其冬起刑部主事乙酉如京刑部號閒曹而先生又不為一切徵逐杯酒殷勤之歡日惟閉户力學孳孳不倦京師故有會然多作輟得先生人人興起亦人人願交先生先生亦以斯道自任接引惓惓官僅六品而百僚仰若山斗雖無多政事可書然嘿淑上下裨風

化者不淺人咸謂東魯復有孟子焉丙戌轉員外郎

九月改尚寶丞丁亥春使衡藩便道入里撫臺李公

戴訪及安平對談留宿寺凡三日且請編削明儒經

翼剞劂以傳戊子還京越明年己丑轉本司少卿春

三月五日卒先生自弱冠從師至蓋棺如一日其力

行斯道若飢之於食寒之於衣期精詣而自得其任

也舉世尚同獨出手眼非有遯世不見是而無悶之

德欲以聲音笑貌為之能乎以故歷官十九年蕭然

若寒士其與人游也河流為瀶衡度為平不令人礐

其為詩文闡繹心得不蹵悅鏤雕凡所著述必有發

明其所論造多近世儒者所未及鯉交先生二十年

先生言行皆鯉親所睹記於乎世之知先生者多矣

然未之深知也著其論心論未發論聖賢正脈徵見

其槩俟後之君子以覽觀焉或曰山東自孔孟沒且

二千年傳經砥節代不乏人若乃真修卓悟如宣尼

所謂聞道者其在先生乎其在先生乎

秦紘傳明史稿

國朝湯斌

秦紘字世纓單縣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南京監察御史司收局内監傅鎖兒肆惡紘劾正其罪又聞遣中官往河南採翠毛魚鮀等物即疏諫止權貴因以事中之謫北黃驛丞以御史練綱薦遷知雄縣奉御杜堅捕天鵝至其境從人暴横紘執而杖之堅奏下錦衣獄民數千人詣闕訟冤詔貰之調府谷遷知葭州秦州俱有善政母喪歸起知鞏昌府累遷陝西參

政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鎮國將軍奇澗奪人田產紘劾之慶成王為奏辯且誣紘諸違法事詔削將軍官爵祿米有差責王縱子妄奏削祿米三之一紘無所坐然以王故改撫河南會汪直以事至紘獨與抗禮且密奏直所至煩擾百姓直還帝問巡撫孰賢直以紘對帝出紘奏示之直叩頭伏罪益稱紘不置帝賢紘而釋直不問踰年又改撫宣府紘在邊親被甲與諸將士逐寇戰順聖川又戰興寧口捷寇遠遁嘗

上言宣大糧芻不足故以河東兩淮鹽引召商上納而商乘時射利始則不報以要輕價終則緩納以待時豐本欲濟急而反緩不及事不若以兩處鹽引即本地變價輸銀宣府便又言冬邊鎮守官每以官舍自隨專營私獘無益於事請停罷皆從之召還理院事遷户部侍郎時大學士萬安與吏部尚書尹旻交惡旻既罷以紘旻鄉人嗾御史誣紘為黨出為廣西叅政稍遷福建布政使弘治初王恕特奏為左副都

御史督理漕運進右都御史總制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虐不法紘劾奏之而景亦摭他事誣紘詔下景獄命給事中屈伸往勘具得景贜私巨萬沮壞鹽法交土官通省貨杖殺軍職諸狀而紘獨在任有親故過之曽與見亦以是為罪當是時景累世勲舊又姻連太后周氏家勢張甚勘官不得不以微罪坐紘而景猶抗不服於是會官廷鞫逮紘至京對簿法司卒當景死帝特宥之而紘亦致仕言官交章訟紘

枉王恕言景當死陛下既宥之矣而恩不及紘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寛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也何以昭勸懲之典哉乃以為南京户部尚書十一年引疾去寇數入固原言者謂紘有威名雖老尚可用起户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制固原踰年兼督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軍務紘言固原為陜西要路官軍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所兵分則力弱非益兵不可顧臨鞏秦州諸軍歳赴甘凉備禦及地方

有警又調甘涼與京營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一遇有事輙請京軍援應豈强幹弱枝之道哉今後京營兵毋輕發其臨鞏甘涼諸軍各還本鎮選知兵宿將一二人各守其地則人以戍為家而樂於趨役軍以將為命而自奮戰心庶為兩得又言治邊之道守禦為本平涼北四百里舊有豫望城固請北三百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峰臺城此皆要地最宜設備修此三者東連環慶北顧韋州烽火相傳互為

聲勢此第一阨也稍南軍民野處所當隨山修堡使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鎮戎所海剌都打剌赤黑水口乾鹽池撒都城犬牙參錯此第二阨也又南則有固靖二衛平灘堡一條城東山城白陽城分布守禦此第三扼也又益南則有火龍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乃深入腹裡之路山間蹊徑用力不多其牆各以石甃其門俱用鐵裹牆上建營房分兵巡護一夫守險百人難越此第四阨也布置既定則我

之往攻易彼之入犯難紘初至固原見土狹民貧爲拓城郭定鹽價不匝月商旅皆集民用漸裕又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閒田無慮數十萬頃但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增築一小堡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居種規模已定而寧夏都御史劉憲意多不同紘言臣嘗論三邊要害延綏甘凉地雖廣而士馬精强寧夏士馬雖怯弱而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士

馬怯弱墩臺疎遠一有警即至固原而入腹裡故花
馬池必當增築城堡墩臺韋州豫望城諸處必當增
築居種屯堡今固原迤南修築將完惟花馬池迤北
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垂成之工必且就
廢深為可惜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終此邊
防為便於是帝下詔責憲憲伏罪卒如紘策又嘗以
意作戰車試之輕利可用名曰全勝車上之頒其式
於各邊紘在事三年督修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

邊塹六千四百餘里邊鎮屹然前後經畧西陲者皆以紘爲第一云楊一清踵紘後行邊至其地嘆曰秦公文吏觀其行事雖古名將何以加之其爲人推服如此尋又召還視部事以老疾乞休疏數上乃許之明年辛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廉介絶俗居官五十餘年出鎮南北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羮糲飯常不得飽又性剛不受屈折督漕運時以御史姜洪文移不遜上書論之謫洪乃已在官被逮官校至紘方

議討後山諸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畧不
貶損既踰嶺始囚服就縶謂官校曰兩廣民夷襟處
總制體統崇重遽就拘執恐損國威使彼有輕朝廷
心今既踰嶺眞囚人矣自處嚴重多此類人皆憚之

江東傳明史稿　　國朝湯斌

江東字朝陽山東朝城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歷刑部員外郎中出爲河南按察僉事累陞右副
都御史巡撫遼東在任四年拜兵部右侍郎總督陜

西三邊軍務以疾歸起總督宣大還理部事嘉靖三十七年俺答圍大同右衛詔東以侍郎權總督宣大救之當是時俺答駐右衛城西黄台吉駐東南脱脱駐西北去城各三舍許而撫臣朱笈總兵龔業皆以俟代不視事有尚表者以罷任叅將運餉入城為寇所擄不得出遂取庫藏甲冑弓弩分授丁壯堅守以待外援被圍久芻糧俱盡輙括食馬牛撤屋而爨訛言沸騰士卒無叛志東受命即日就道約巡撫楊選

總兵張承勛選主客兵七萬人持七日糧運米萬斛倍道趨進距右衛百里晝鳴鼓發銃夜列萬炬火光燭天俺答諸部望見以為援兵大至即解去東等具儀衛入城表伏道左東下車執手慰勞拊循軍士宣朝廷德意城中皆呼萬歲先是朝廷有棄右衛之議帝疑之以問大學士嵩嵩欲棄之而不敢任對曰本兵許論嘗總督宣大當知狀請降旨問之論入見極言右衛在大同西北孤懸塞外昔日所以得安由東

西堡寨聯絡策應也今墩堡悉毁於冦遺一孤城聲問隔絶兵無宿糧不能持久今圖永安必復兵馬原額連歳荒歉芻粟踴貴能歳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小城猶可保也論葢設為難辭欲帝自棄之帝聞顧拊几嘆曰無右衛是無大同也於是毅然更立文武大吏勅部措餉發兵中使錯互於道至是圍解兵部尚書楊博以聞帝大喜下詔命馳驛還朝賜二品大紅紗衣一襲東上城守將士功帝為之陞張承勛尚

表等四百二十八人明年拜户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加太子少保辭不允時振武營兵變之後議者以為營兵可罷東言振武營之選將以備倭今倭患未可逆睹而遽議罷非計也天子以為然尋以池河兵變南京科道楊佺劉行素等論東馭軍無紀有旨解任無何起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又明年總督宣大軍務上疏曰邊事孔棘謀臣經畧無慮數家有為修邊之説者以為延袤數千里築垣乗塞

可恃無虞而寇潰牆直入曾無藩籬之固有為築堡之説者以為人自為戰家自為守星羅碁布徧滿川谷然烽燧一警望風瓦解近遂有謂守不足恃倡為主戰之説者以為專以戰勝為功不計敗亡之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試良將勁兵銷亡殆盡凡此之計臣目見其困矣臣愚妄謂今日惟以守邊堡為要而守之之法有十積穀一也還徵調二也練土兵三也增城濬池四也築火墩以便耕收使商旅通行有警

易於收保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將帥和睦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也厚恤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通外十也此十說者擬之犁廷老上拓壤狼居誠非遠猷而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成成之必可久無出於此今日大弊尤在文武異心上下不相信責速效者務粉飾之計憚明作者多因循之圖過疑畏者又逡巡而不敢試其所長夫亡羊補牢固已為晚然方病蓄艾尚猶可及臣勉率諸臣同心戮力務祛

夙奬惟陛下寛其文法俾得少効尺寸臣不勝大幸天子以為然明年辛愛把都兒入犯薊西烽火徹大内東提兵急趨總兵胡鎮分擊於孤山賊氣喪宵遁東突出戰於石匣斬首七十九級捷聞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國子生賜蟒衣玉帶在鎮四年前後條議邊計不下數十率朝上夕報可帝嘗遣中使饋食慰勞璽書褒奬一時邊帥不敢望也後命兼督薊遼等六鎮巡邊卒於懐來贈少保謚恭襄東性慷慨豁達推

誠御下所至人樂為用自奉儉約官登八座田園不增海内服其清德獨在宣大聽讒誤劾山西副使張學顏為時所譏云

毛紀傳明史稿　　國朝　王鴻緒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𢎞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東宫講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小悞降侍讀孝宗實錄成擢侍講學士為講官正德五

年進學士遷户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烏思藏入貢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禍福帝遣中官劉允迎之攜錦衣官百三十衛卒及私僕隸數千人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思藏三萬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疏再上內閣梁

儲靳貴楊一清皆極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
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誥勅掌詹事
府十二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其秋加太子太
保改文淵閣帝南征紀佐楊廷和居守駕旋晉少保
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即位錄定策功加伯
爵再疏辭免嘉靖初帝欲追尊興獻帝閣臣執奏忤
旨三年廷和冕相繼去國紀為首輔復執如初帝欲
去本生之稱紀與石珤合疏爭之帝召見平臺委曲

諭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爭者俱逮繫紀具疏乞
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
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
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
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榷矣而皆斷自聖心
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
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
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

之心何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
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禄位榮之而不
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禄位自榮而不能
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
為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
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斥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
一日靦顔朝著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
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

平之福帝銜紀亢直亢其去馳驛給夫廩如故事紀
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廷和冕正色立朝並為搢
紳所倚賴其代冕亦僅三月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奪
官久之廷和冕皆論喪紀以恩詔敘復帝亦且忘之
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廩又三年卒
贈太保謚文簡子渠進士太僕卿

靳學顏傳明史稿　國朝王鴻緒

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

年成進士授南陽推官以廉平稱歷吉安知府治行高畧遷左布政使隆慶初入為太僕卿改光祿旋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歴治平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詘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即以詘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朝以民

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率有其名而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費二也宋人宗祿有制親疏槩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費三也有此三者儲畜安得不匱而其間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摧堅旗鼓相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學雜職則丞貳判簿為之

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爲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驗也當限以輪番守戍之法或遠不可徵或弱不可任則聽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餉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輸贖亦變通一策也欲京兵强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萬戍二鎮九年而一周未爲苦也而怯者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塡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月

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卒
戍畿鎮則延固之費可省戍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
自張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則仰
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覩天下之民皇皇以匱乏為
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夫銀寒不可衣
飢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獨柰何用銀而
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銀益貴貨
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其貴出

之銀積於豪右者愈厚行於天下者愈少更踰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讐本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賢士大夫為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一指揮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賚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

又聞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
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
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
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為股肱腹心者河南山東
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鷙悍而輕生易
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
偶有所激則不愛其死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
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

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廪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師旅之興將何以為計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即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

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爲社誠做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賑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

明垂意疏入下所司議卒不能盡行也尋召為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學顏内行修潔見高拱以首輔掌銓專恣甚遂謝病歸卒弟學曾山西副使治績亦有聞

戚繼光傳　明史稿　國朝　王鴻緒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為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待

試武闈值倭答薄都城上書陳大計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尋遷叅將分部寧紹台三郡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俞大猷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通番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兵稱慓悍請召募三千

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雁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戚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

又破賊寧波温州浙東平繼光進秩三等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擊破之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賊復乗虛陷宜黄爲南贛軍所敗乃遁明年倭大舉犯福建自温州來者合福建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横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

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為聲援閩中故無
大師兵寡賊多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勦之擊橫嶼
賊人持草一束塡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
勝至福清擣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
夜四鼔抵賊栅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
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絶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
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閩
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逺臺及繼

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
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紿
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
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興化故名郡而城外人以
寇亂悉攜貲入城鼎縈富至是焚掠一空留兩月破
平海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猷為福建
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
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繼

光將浙兵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顯左大猷右
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
百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
為告謝郊廟大行叙賚繼光先以横嶼功進署都督
僉事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戸遂代大猷為總兵
官明年二月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
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
墜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

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遯掠漁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福寧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寧賊斬馘三百有奇尋與大猷擊走呉平於南澳遂擊平餘孽之未下者繼光為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為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飈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隆慶初給事中呉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召

為神機營副將會譚綸督師遼薊乃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三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至鎮上疏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絶鮮郵置使客繹絡日事將迎參游為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

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秉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斑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

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為砲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寇而欲籍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内地百里以南之

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並行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嫺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砲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為創設諸將視若綴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

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為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而浙兵止弗調録破吳平功進右都督寇入青山口拒却之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畧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圯徒費無益請跨牆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

人為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
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
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
連接詔予世廕賚銀幣繼光乃議立車營車一輛用
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置拒馬
器體輕便過冦奇衝突冦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
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狼筅冦奔則騎軍逐
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選鋒入衛兵主

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當是時俺答已通貢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獨小王子後蠻從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為薊門憂而朶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服萬歴九年春二月冦謀入犯馳喜峰口索賞不得則肆殺掠獵傍塞以誘官軍繼光掩擊幾獲狐狸其夏復犯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降狐狸乃欵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明

年春長昂復窺諸口不得入則與狐狸共逼長秃令入寇繼光逐得之以歸長秃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於是二寇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秃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峰口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秃許通貢如故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尋以守邊勞進左都督已增建敵臺分所部十二區為三協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馬

炒蠻入犯湯克寛戰死繼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蠻偕妻大嬖只襲掠邊卒官軍追破之土蠻犯遼東繼光急赴偕遼東軍拒退之繼光已加太子太保錄功加少保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三歳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繼光用是頻廕賚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梁擅戰

功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邊防獨重薊增兵益餉騷動天下復置昌平鎮設大將與薊相脣齒猶時躪內地總督王忬楊選並坐失律誅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頼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居正歿

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

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强一赴踰年即謝病給事

中張希皋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

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

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

談兵者遵用焉

馮琦傳 明史稿 國朝 王鴻緒

馮琦字用韞臨朐人幼穎敏絕人年十九舉萬歷五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會典成進侍講充日
講官歷庶子三王竝封議起移書王錫爵力爭之進
少詹事掌翰林院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涖政勤
敏力抑營競尚書李戴倚重之二十七年九月太白
太陰同見於午又狄道山崩平地湧大小山五琦草
疏偕尚書戴上言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為極
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
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等忝備九列同國安危安有

災變若此而不以告君父者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
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
前十增其四而民户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
蕭然若兵旨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
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
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
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
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

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絶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税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而無事小民累足屛息無地得容利歸羣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脱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哱拜誅關白死此

皆募民丁以為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方窮民倡亂
而四面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
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内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
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
翻然改悟坐弭禍亂迺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荅而
奸民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妄說令徧解
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
葢指經費羨餘迺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逋何從得羨

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營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加仇世亨奏徐鼐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爲有一墓藏黄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寃誰敢辯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

此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
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内捜
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内生奸例外創例臣
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
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
無令海内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不報
尋轉左侍郎拜禮部尚書帝將册立東宫詔下期迫
中官掌司設監者以供費不給為詞琦曰今日禮為

重不可與爭其弟戶部主事瑗適輦餉銀四萬出都琦立追還給費事乃克濟三十年帝有疾諭停礦稅既而悔之琦與同列合疏爭且請躬郊廟祭享御殿受朝不納湖廣稅監陳奉以虐民撤還會陝西黃河竭琦言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減於奉竝乞徵還皆不報南京守備中官邢隆請别給關防徵稅琦不可乃以御前牙關防給之時士大夫多崇釋氏教士子作文每竊其緒

言郤棄傳註前尚書佘繼登奏請約禁烘習尚如故
琦乃復極陳其獘帝為下詔戒厲琦明習典故學有
根柢數陳讜論中外想望丰采帝亦深眷倚内閣鈌
人帝已簡用朱國祚及琦而沈一貫密揭言二人年
未及艾盍少需之先用老成者乃改命沈鯉朱賡琦
素善病至是篤十六疏乞休不允卒於官年僅四十
六遺疏請厲明作發章奏補鈌官推誠接下收拾人
心語極懇摯帝哀悼贈太子少保天啓初謚文敏自

琦以上累世皆進士曽祖裕字伯順以戍籍生於遼東師事賀欽有學行終雲南副使祖惟重行人父子履河南叅政從祖惟健舉人惟納字汝言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祿卿致仕惟重惟健惟納皆有文名惟訥最著惟健子子咸字受甫少孤事母孝母疾不解衣者踰年母歿哀毀骨立萬歷元年舉於鄉再會試不第遂不復赴講求濂洛之學嘗曰為學須剛與恒不剛則隳不恒則退治家宗顔氏家訓鄉人率其教多

爲善良鍾羽正稱子咸信道忘仕則漆雕子循經蹈古則高子羔云

范淑泰傳 明史稿

國朝 王鴻緒

范淑泰字通也滋陽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五年冬擢工科給事中上疏言綜核之弊以規帝而以仁敬寬簡四說進帝以寬簡非所急不納其言已復陳時政五事言主勢不可使孤國體不可使卑王章不可使紊宸斷不可使偏臣節不可使偷語多刺時事

報聞復極陳刑獄繫多乞刺刑部疏理帝優納之流
賊犯河南追論先任巡撫樊尚璟罪又劾總兵鄧玘
淫掠狀中官張彝憲言天下逋賦至一千七百餘萬
請遣科道官督徵帝大怒責撫按回奏淑泰言民貧
盜起逋賦難追督不從給事中莊鰲獻章正宸建言下
吏抗疏救之吏部張捷薦逆黨呂純如淑泰極論其
謬並論大學士王應熊朋比行私無何又劾捷徇應
熊意用其私人王維章撫蜀言維章官西寧坐加徵

激變落職閒住捷朦朧啟事明肆奸欺帝責捷自陳
捷詆淑泰黨同伐異帝不問已復言維章為雲南布
政贓私狼籍捷應熊納其厚賄為門客所首而錦衣
不敢問移之刑部員外郎楊惕如遂苟且畢事帝亦
不聽時皇陵被毀巡撫楊一鵬得罪應熊以座主故
力庇之淑泰發其停匿章奏狀帝亦不究淑泰乃摭
應熊納賄數事上之應熊揖貲助陵工淑泰又劾其
召寇庇奸帝責以挾私求勝終不納十一年冬上疏

言今以措餉故至搜括借助即行之而得再有兵事能復行乎治不規其可久徒倉皇於補救之術非所以為忠也陛下方以清節風天下而乃條敘百官銀錢於多寡之間是教之貪也至借貸之說尤不可行京師根本重地邇者物力困竭富商大賈大半旋歸內不安何以攘外乙立寢其說又言强兵莫如行法今之兵以索餉則强以赴敵則弱以殺良冒功則强以除暴救民則弱請明示法令諸將能用命殺賊者

立擢為大將否則死無赦無以降級戴罪徒為不切身之痛癢帝是其言十五年累官吏部左給事中疏言天下苦兵十餘年外無死綏之士内無握勝之臣悠悠歲時坐觀成敗失治平之道一矣雨澤不降兵役繁興百姓死傷枕藉相望猶復追呼不休以致人心思亂延盜開門失治平之道二矣加派二千餘萬損民長冦誰為厲階既括餉以養兵乃呼餉則有禦冦則無失治平之道三矣師行糧從今取給於經過

之州縣奴辱長吏鞭撻小民刼財掠妻焉首如錯失
治平之道四矣乞召密勿大臣急圖馭將足兵安民
攘寇方畧勿徒飾太平之容致天下日壞也帝然之
其秋出典浙江鄉試事竣還家十二月
大清兵圍兖州淑泰竭力固守城破死之詔贈太僕少
卿官其一子

明段絫議忠烈傳　國朝　吳一元

段公諱復興字仲方别號嶽繩兖郡陽穀人也幼有

志量沉毅穎敏承王父廣文公訓忠孝節義素所自
盟家貧力學髫年入邑庠試輒冠軍崇禎丁卯登賢
書甲戌成進士澹泊自甘非義不取略細務尚廉節
外示渾朴時人不知也性至孝事封君東山公曲得
其歡心方在南戸曹時念二親桑榆暮景告假歸養
嗣是太翁寢疾瀕殆會在圍城中瞬息就陷或勸之
避為全生計公痛哭流涕曰吾父奄奄氣息萬一動
揺即貽永恨舍親自全何以生為臥榻之側吾死所

也後城幸無恙而太翁遂自此逝矣哀毀骨立自七歲公母石宜人見背居恒太息曰蓼莪二詩古人不忍誦吾不忍不三復也言與淚俱處繼母昆弟間孝友更極婉摯識者於此已知其移孝以作忠矣初授南京户部主政既而補北部郎中皆稱其職壬午冬陞陝西慶陽右叅議受事後立剔宿弊作養人文選練行伍凡購兵器犒士卒咸捐俸為之慶地經大殘之餘未殲醜孽盤據盧坡嶺槐樹莊等處公乃密運

謀畧寓撫於勦躬歷戎行馘斬渠魁如趙御子晁八
王可天飛等無不駢首就擒自是慶郡危而復安乃
天步艱難流寇由豫入秦所至無堅城公聞西安報
陷誓不與賊俱生遂糾官紳士民軍衞盟神固守凡
火藥器具出其向之所辦者鼓勵城夫守卒無不感
慨泣下闖賊匪茹尋遣使招降公厲聲罵曰吾為朝
廷守此一塊土恨不立啖爾賊之肉以雪國恥豈肯
降逆以污青史即立斬之使三至三斬之賊深怨積

怒遂率數萬精悍之衆直抵城下四面環攻公嚴督
捍禦目不交睫者三晝夜火藥矢石打傷羣賊不可
勝計賊腐心已極方為退舍詐意暴風為厲飛沙迷
目賊始驅敢死士肉薄登城公知事已無濟馳騎歸
署望闕叩哭曰臣力竭矣恨生不能全城惟期死為
厲鬼殺賊以報君父耳泣謂母田宜人可率稚子徐
圖歸里宜人素重節義竟自縊公配楊宜人暨三妾
一女闔門感激不欲獨生同縊一樓婢婦燃火焚之

公一子名植年甫十齡亦激於義投火而死公疾赴
北門奮呼迎敵手刃數賊力不能支即自刎以殉賊
恨其不降竟裂其尸骸公真能移孝以作忠矣慶人
立祠祀公有禱即應豈所謂生為正人死為明神者
也稗史氏曰嘗讀唐書見張廵許遠事亦大類儆繩
公也然廵遠即死而江淮之間卒保無虞郭李得成
收復之功則忠臣之志伸矣公死之明年京師不守
乗輿蒙難豈不為賫志以歿哉天也若忠而受禍自

古皆然潦不潦非所論也語有之秋潦縮原泉見彼

陿喧氾溢者須臾耳安能與公道修短哉

明張東谷先生傳　　國朝　王士禎

東谷先生者姓張氏諱茂蘭字德馨濟南章邱人也

父曰題先生少有至性一介必慎取與顧嗜飲酒好

滑稽通脫爽朗不喜齷齪繩墨中弘治戊午舉人乙

丑進士知鉅鹿縣為政簡易視民如子以外艱歸服

闋起知任邱縣時流賊劉六齊彥名等起霸州掠及

縣境先生築城誓衆散粟哺饑民兵甲完具樓櫓屹然賊去之城賴以全時兵荒洊臻乃上救荒四事多見施行官栁為饑民翦伐或以為言先生曰孟氏有言先仁民而後愛物歲饑窮民無所得食不得已析木作薪採葉充食以緩須臾之死乃厲禁乎又多市書籍以勸學者兵荒之餘人不廢業羅文肅玘過縣先生慕其文行北面稱弟子御史以紀功至先生不出迎被詰責先生仰視曰公此來何為者耶御史怒

曰奉命勦賊紀功令獨不聞乎先生曰賊去此幾何御史曰八百里先生曰公以紀功為名今相距八百里脫有冒功者何從知之濫殺平民者何從知之不責已去賊之遠而責令奉迎之近誠所未喻御史益怒面發赤久之曰何物縣令强項若是亟驅車去亡何御史以事就逮先生迎數十里外廩餼甚腆時方嚴冬製衣裘以進御史嘆曰令古人也煖不增衣寒不減葉吾見其人矣先生兩為令衣布飯脫粟不名

一錢不以妻孥自隨遷戶部主事餉軍遼陽封還羨金於官使歸監兌臨清榷舟九江終始以潔廉自勵貨賄滿前視若土苴唯恐浼焉舉人陳守仁者贈以詩云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公心水流萬折終侵物萬折公心物不侵人以為實錄空同先生李夢陽時視學江西嘆曰張君非唯操守清氣味亦清其為名流嗟賞如此先生之使九江也李文康公時賦詩送之曰當年相與駐孤城豺虎縱橫近帝京洛

下書生曾獻策關中令尹解談兵時平上國仍同醉
秋盡西郊復送行黄瘦一童牽一騎雙流應照使君
清人競傳之考滿遷郎中總理宣府糧儲以疾固辭
爲給事中論劾調汝寧府通判甫三月遂棄官歸嘉
靖改元給事中李錫疏薦先生清節如陶潛詔起用
會丁内艱既免喪廵撫王中丞堯封繼薦之不至久
之起爲河東鹽運司同知亦不赴卜築長白山之陰
老焉每天雨農夫樵牧蓑笠耰鋤滿舍中先生與雜

坐談農事竟日無忤色山中人亦忘其嘗爲大夫也
先生遂於經傳授徒山中經其指授者率有所成就
如袁軒冕陳德安輩皆是也先生嗜飲酒在太學友
人以公罪下刑部獄聞獄囚日給酒願附名其末或
問之答曰獄中誠不佳冀日可得酒耳嘗借史記漢
書文選於縣人喬御史岱故靳之李太常開先問其
故喬曰吾非靳此書疾此君不近人情招之不來耳
先生聞之曰使借吾書東西南北唯喬君命東朝鮮

西流沙南交趾北居庸關所不敢辭大常曰居庸何近也笑曰吾畏宣府耳其滑稽類此嘉靖乙未十月初三日病亟起坐命酒索陶詩周子通書置袖中而暝年六十五四子志仁利仁守仁欲仁鄉人稱曰東谷先生論曰予少聞諸鄉前輩正嘉中京師語曰天下清官張茂蘭問其後裔則式微久矣康熙丁卯冬雪後遊長白李氏嘯園園中有亭曰皆山山中人指示予此東谷先生故居也時山雪清寒竹風蕭瑟想

見先生流風餘韻為之慨然聞先生在郎署日冬無絮衣𩡼遺皆不受東阿劉戶部田解衣遺之乃受曰世惟劉伯耕衣可服耳人以比陳師道云

少師徒焦毓瑞傳　　國朝　王士禎

公諱毓瑞字輯五别字石虹姓焦氏其先棗强人始祖諱成永樂中徙章邱之清平鄉大王父諱琩贈都御史王父諱馨萬歷辛丑進士巡撫寧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卒贈工部左侍郎考諱曰芬建昌府推官

贈太僕司卿妣張贈夫人初中丞公為大名監司公生於官舍幼不好嬉戲動中規矩讀書目十行下章邱令南皮湯君號知人一見器之曰公輔材也順治丙戌秋復行鄉試舉東省明年丁亥舉禮部己丑釋褐改國史院庶吉士辛卯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壬辰奉

命廵視京通二倉恤旗丁較斗斛免耗折杷梳夙弊奸胥

slot

聚息

世祖章皇帝駐驆通州公朝行在
特賜貂裘蟒服故事非閣部大臣不得須賜葢異數云癸
巳被
命巡按宣大兼理學政雲中當姜瓖畔逆之後人心䴸䶉
公至則招流冗給耕牛勸課農桑使邊民有室家之
樂又為葺學校置經史勤考課使邊士知嚮於學清
吏治嚴保伍修城浚池存問孤寡邊人誦之未及瓜
而撤差之

旨下士民泣送者百里不絶丙申巡視河東鹽政舊例每包以二百觔為率踰額罪及商賈公為酌定成規不羸不縮商民便之任事一載苞苴不行歸裝惟襆被圖書而已尋宅父憂庚子補雲南道御史辛丑

今上御極遂掌河南道事癸卯内陞公在臺首尾十三年凡所建自務存國體崇寛大不谿刻近名不黨同伐異然於邪正是非之介持之毅然亡所緛避

上以是信公孤立無黨援其受知

兩朝葢以此需次歸侍太夫人子舍凡八年而太夫人歿
癸丑起田間用新例借補廣西道御史
賜宴瀛臺尋陞太常寺少卿進通政使司左通政甲寅進
太僕寺卿戊午進太常寺卿己未進通政使司通政
使會京察一日奏事畢
上召公至御座側親詢屬員甲乙次第公奏對稱
旨
上霽顏顧閣臣曰焦某敷奏詳明可稱老成練達自是受

上知益深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賜太液池魚尋進刑部右侍郎矜慎庶獄每九卿會議朝堂公言必盡終無所依違太湖縣民因事行財法司擬以授受同科律應死公獨曰受者百二十金乃為滿貫以授者分計三人各四十金法止杖耳律云皆計所得是其證也奏請得末減遂為定例

皇陵栽柏人三十三人賂部胥七百金法司擬滿貫律當死公援前例力爭亦得末減山東饑高苑民十三人

持橐槖向大姓乞糧勢匈匈有司以盜論傳大辟公謂是不過饑民冀緩須臾之死橐槖豈兵仗耶左都御史蔚州魏公是公議竟從寛典先是官司寇者端毅龔公之博大端恪姚公之縝密為朝論所推時以公為無愧已奉

特旨調兵部右侍郎知武舉轉左侍郎淮安有商三十三人舟自廟灣趨膠州遇颶風引至朝鮮執至京師議者謂犯禁通海應下西曹其人辯言有官給照票隨

水失去公議行查淮安將弁有無給照事立辯章送
法司罪難釋矣已而巡撫洛覆實給照事遂得白其
所平反率此類也秋
賜宴西苑頒賚表裏衣裘麥藕其冬雲南平壬戌上元
賜宴乾清宮
上手金巵賜酒
詔賦栢梁體詩公有天河洗甲通蠻鄉之句二月奉
命告祭太昊諸陵癸亥上元復

賜宴乾清宮賜綵緞滇馬甲子戶部侍郎缺

上特諭吏部焦某操守可嘉可調戶部公自司寇移佐司

馬自司馬移佐司農皆出

特簡廷臣亡與比然食少事多未幾而病作予在成均日

嘗從容為公言山居甚適公以方在中樞兵事旁午

不敢輒引退既屢被知遇程書衡石日夕況瘁益不

敢言洗沐以死勤事未及遂初非公志也公外和中

介與人交一接以誠終不可得而親踈

廷議侃侃視首鼠持兩端者若將浼焉諸公卿或有異同
辛折而從公則公至誠有以感之也使公無死且晚
旦枋用然清白聞於
主上至誠信於同列其用雖未究亦可以無憾矣公居家
孝友為德於鄉黨宗族甚衆不具論論其立朝之大
者王士徵曰漢郭躬陳寵皆世習律令為法名家躬
斷秦彭之獄寵罷鉆鑽之刑史稱其慶延於世有以
也焦公儒者法家非所好然觀

廷議數大獄務依於恕不力求其生不已雖陳郭何加焉

今國家重經術紲文法公又以德望結

主知方佐致太平而天不慭遺忽焉以歿惜哉

貞女李氏傳　　國朝　王士俊

貞女姓李氏山東德州人父濤歷官至刑部侍郎幼

喜讀書明大義不苟言笑許字曲阜諸生孔傳鉅世

襲五經博士毓埏之子也康熙丙戌濤官粤藩攜貞

女往洎己丑請期有日傳鉅踰嶺病劇遂卒耗聞於

李貞女慟哭朝朝淚痕縷縷不絕繼之以血不食七日父母哀其志呼貞女告之曰若知禮乎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女亦如之此禮也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女解父母意且哭且對曰父母知春秋傳事乎春秋衞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女問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衞女不肯歸終之以死未聞聖人以為不合於禮也女志決矣言畢忽探袖中擲利刃於地錚然有聲寒光迸射於是父母

亦哭知其志不可奪遂聽之居母家十年屛當珠翠
飾惟衣布素歲乙未濤引年納祿而歸遂成女志與
歸於孔瀕行父母哭失聲道旁觀者多嘆息泣下而
女怡然既歸於孔事舅姑以孝聞舅姑安之蓋自傳
鉅卒而毓埏無子矣衍聖公毓圻者毓埏同產兄也
憫弟無子以已子傳錥嗣毓埏而以從孫繼泰嗣女
女能撫其孫復推其田宅車馬服玩之贏者以予孫
之弟不自有也其知大義如此女年二十八而歸孔

常搆一小室晨興櫛漱禮佛其中三尺童子未嘗笑
見其齒曩喜讀書自傳鉅卒即鐍故篋弗視矣雍正
癸丑余持河東節巡山左采其事以
聞
上特恩旌之蓋
聖恩崇尚風化云於是海内莫不盛傳貞女事王士俊曰
春秋之義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今稱女禮也稱
貞易所謂女子貞不字也余憶前明弘治時張莊懿

公鑒仲子聘都城趙氏女張子卒女聞即至夫家守
制所司上其事旌焉題曰趙氏張節婦而當時或非
之以為婦則無所附麗且不成婦也故稱貞女其合
於春秋之義矣其殆不愧孔氏家風者與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七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八

藝文志十八考

歷山考

宋 羅泌

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吳錫亦皆有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里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一河

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閒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即此為是今曹濮間有舜豢龍井定陶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劭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目之姚墟劭謚緣之皆記舜耕之所有池又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十有

堯城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二十為舜城城有舜井有歴山上有堯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廵所至而周處記始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因為歴山而以具區為之雷澤以其中有大小雷山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預耕漁之日邪且以姚嬀之名在在而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嬀墟杜佑為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嬀墟舜所今在西城今長沙縣有溈水云舜有都

而上虞之損石號蔿公嶄會稽又有溈水三撫之泉經之東入海圖經以為釐降之地祝阿故縣文有濼水俗呼娥姜水原有娥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舜祠下開大穴為之舜井兖之泗源又有陶墟亦有舜井其西阜號溈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里指為帝之所漁不知此自姚墟謝息所遷又水經注上虞亦曰虞濱太康地記為避丹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寰宇引尚書擇言謂在震澤若陽城漢

獲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成陽城西北十里寰宇記為烏號切矣郡國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水岸三十有相思宫望帝臺志為二妃之迹冷道臨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堯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寺即按歴城東南十里之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

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朴故老猶彈五弦之琴為漁父辭莫不以為虞帝之居豈盡信邪

兗濟考

宋　羅泌

予既證三江而兗濟截河之說今古未析夏書流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兗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繇滎陽東過魯而

至樂安入海洗出王屋入河始釐為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安竇苹鄭推董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為疎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於河何今濟漯斷不相屬對曰兖濟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為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絶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滎水洎出滎口者

謂濟南諸名為出不審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湊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浮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疑後世夫水之所出亦自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郭緣生於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浴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既久於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伏行達陽而遂溢為滎爾今之歷下

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膈而踈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痾以今由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為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漕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於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兖入於河其文亦止於此而溢為滎之上當更有道沇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為脫必

以為誤此書生之篤疾也林之奇以為漢入江濟入
河皆合而流大禹道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蒙上
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灞水金鐵皆漏酈延
之江日夜流脂弱水溺毛黑溪元髕悉唐制角畔怯
腐手蓋亦可謂之無哉

海廟祀典考

明 任萬里

東萊郡城之西北十八里海神廟在焉規制宏闊不
知創於何時然祀典攸存其所從來遠矣蓋四海於

此乎滙同則固有神以主之其在東方者謂之渤海通靈虹王百谷尤為鼂鉅焉考諸皇帝祭山川厥典聿重舜東廵守望秩於山川已有祀海之禮矣其在三代禹玄圭以告成功湯大告於山川神祇周制建四望壇亦必於海焉祀之不然何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魯僖公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所謂三望者海固在乎其中齊侯禮羣神海加以牲帛但昔皆秩望未有往祭者迨始皇即位之三年東遊

海上漢武惑方士之言臨海以望蓬萊意者二君始親祀焉若以海為百川之大令官以嚴時祀則宣帝之詔也㳂復之後即祭海神四瀆則光武之命也晉成帝遣使以祈禱隋祭東海於會稽斯時未聞其有廟唐武徳貞觀之制四海年别一祭牲用太牢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之憲宗元和中廟祀南海韓愈為記又封東海為廣徳王獨無廟祀耶宋臣嘗曰本朝沿唐制莱州立祠即此推之則廟建於唐不亦為

可信哉自是而後皆因舊以增飾之爾俗傳宋太祖
微時至海上每獲奇應及即位乾德六年有司請祭
東海使萊州以辦品物開寶五年詔以縣令兼祀事
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於受代日交之六年大修海
廟規制煥然一新仁宗康定二年又封海神為淵聖
廣德王徽宗遣使祭東海於萊郡孝宗時太常少卿
林栗請照國初儀立春以祀之宋未嘗不以海廟為
重元入主華夏至元辛卯加封廣德靈會王至順壬

申及至正四年大加增修而奉使致祭者或齎金幡或齎銀盒每為不絶我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謂嶽鎮海瀆俱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固非封號之所能加乃去王爵止稱東海之神蓋革元之濫以從其實誠邁歷代而莫之京矣更遣使降香歳以春秋致祭廟始修於洪武乙卯再修於宣德乙巳抖甲寅至成化乙巳大加修拓如今制皆有司事也覩其廟貌可以仰見聖代祀事之重且慎如此云

濟瀆考

國朝　田雯

濟水發源王屋山禹貢曰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又曰導沇水東流為濟孔安國注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是也括地志曰沇水出懷州王屋縣北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渟而不流其深不測逕縣北三里其源重發決於池東南流為汜水又東逕郤城北出於温縣一水枝津南流注於溴水水經注曰濟水出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沇水至温縣始名濟水又伏地東南流當

犨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皐洪出為滎水又泆而西至曹濮散出於地汶水自南入之北逕齊郡入海合而言之書稱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泆為滎出於陶邱又東北會汶入於海是也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員也風俗通曰濟齊其度量也山海經曰瀞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泰澤郭璞注曰瀞沇聲相近即沇水也俗謂之衍水亦聲相近也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西源出原城西晉文公伐原以

信而原降即其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謂之濟

源水經注曰濟水又東北逕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

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

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

郤克戰於鞌齊師敗績三周華不注是也又曰泺水

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涌狀如巨鼎又屈而北注

魚子溝水入焉又北與瑟瑟水合又曰濟水東北濼

水出焉濼水出歷縣故城水涌若輪北為大明湖西

即大明寺寺東北向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
上有容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明木
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闞駰志曰向城在軹
城南即周向國蘓公屬邑詩作都於向左傳桓取向
以與鄭竹書紀年曰鄭使韓辰歸晉陽及向更名高
平又軹關在縣西四十里北濟懷州剌史平鑒修築
以悍敵它如盧仝之玉川岑參之青蘿館李愿之盤
谷聶政之祠墓陳蹟可尋披圖斯著論曰昔人云濟

水潛流屢絶狀雖微細獨而尊也白虎通曰其德著
大故稱瀆瀆之為言獨也不為餘水濁亂絶羣流而
獨入於海也此其所以尊歟然而截黄有力莫譏數
石之舟與河同靈爰崇班祀之典是以潛而復出合
而忽分水官能辨其源流神泉遂浸夫遐遠蓬蒿不
没河讓兼泉鸛鴿弗踰復連濼水於以播通四氣作
紀一方蓋神之德與其職然也杜甫詩曰梁公執政
在末年濁河終不汚清濟亦極形其潔貞耳雖居瀆

之座末乎可比聖之伯否矣

原山考

國朝　趙執信

鄉山之名於經者岱宗而下徂徠新甫龜蒙鳧繹尚矣其次莫如書傳所稱之原山沂山而長白山小泰山皆其後出者也歷稽圖經長白為北輔號副嶽而小泰山為東鎮自隋唐以來移沂山之名而祀之禮秩畧如岱宗矣原山遂泯没不著志家或僅存其名而山中人莫能指目張伊陽為鎮圖於城西之禹山

直題曰原山及尋其文竟不復有所依據論定孫文
定公記中則云大於長白之山皆無專名葢不謂然
以余考之禹山實即原山伊陽先生自然臆合殆神
啟之也按水經注淄汶二水並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與傳同淮南子云淄水出飴山魏收志云嬴縣有馬
耳山汶水出焉今萊蕪縣本漢嬴縣地是飴與馬耳
皆原山之異名也齊乘云淄水出益都縣岳陽山東
麓古萊蕪地岳陽即原山也德清胡先生渭注禹貢

云原山在今萊蕪縣東北七十里東接益都西接章邱北接淄川縣界高聳出羣山之上亦名馬耳山胡之學貫穿百家非常該核有如斯言使老死山中者有愧色矣然則原飴馬耳岳陽實一山也今徧求鄉中諸山畧無原飴馬耳影響惟鎮城東三十餘里有岳陽馬迆邐於淄水其蔓延者小入淄川而絕不關章邱去萊蕪且百五十里悉不如胡所說況汶源安在其不得指以為原山明甚惟禹山高出羣山旁溝

三縣一與胡說合而其南有嶺徹不能自名嶺下之水東流為淄西流為汶樵牧皆習知之其嶺東北抵岳陽六十里而遙數有斷續北屬禹山二十里而近岡巒如一也準之傳注察其合離蓋自淄汶所出聯綿東北皆為原山而禹山為其極顛洵足以為之主而受衆號者矣若今之岳陽特以支阜而擅顯名久假而不知所歸耳謂之禹山者以其上有大禹廟莫詳所始烏知非隨刋之會道淄所經野人相與報明

德者蕞爾之區朴陋相承不曉傳記但知奇大聖人以為重久遂失其故稱圖志諸家顧安能身歷僻遠窮搜而縷析之以黙契於千百載之上耶余故定為原山為兹鄉之望嗟乎往者如可作也鄉先生其謂我何